



跋

畫

撰 格 憚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
重鈔皆收有此書版本同
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畫跋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畫贈王季子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雲。目作五色。欲墮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雪圖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於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礪道人煙。攝入渾茫。遊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飈發於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喻于雪矣。

題月季小幀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零穠。戲爲留照。

題石谷叔明小幀

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子所得。旣怪歎且妬甚。不對賞音。牙微不發。豈西廬南田之矜賞。尙不及潘子哉。米顛據絃而呼。洵是可人韻事。真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

題叔明畫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余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題牡丹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題畫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煙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真寂寞之境也。再著一點便俗。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于疎處求密。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予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有一絲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真化境也

題雪圖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論畫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口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題迂翁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默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陶徵士云。餓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之。覺滿紙驚秋。

董巨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論畫

秋夜煙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淡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

而不思。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銅鑿難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題香山翁撫北苑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迹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會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題畫

兩度爲童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獨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歎。

題周生扇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儻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爲退翁老人畫長卷

昔黃公望畫富春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愧於古人矣。

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舫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簫之音。翕然並作。目勞於見色。耳疲于接聲。聽攬既異。煩襟□雪。真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遊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

題友人西湖夜泛圖

湖中半是芙渠。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宇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遊船燈火。笙管歌謳。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遊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題扇示學者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真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

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畫虞山劍門自題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未至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如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牖。如可通他境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遊時所見。大略如此。

題自畫寒林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五株煙樹

梅華庵主學董元。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覓然自拔。此本所撫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題石谷畫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然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又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點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仿雲西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藹然。索玩無盡。

題畫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石渲點。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真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王子秋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古人用筆。極寒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繇繇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素間者。離矣。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

矣。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後。有馬文璧也。

房山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關同

關同蒼莽之氣。惟鳥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題畫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題竹

千頃琅玕。三間草閣。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題石谷畫冊中癡翁一幅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染。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不可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處山石谷子耳。

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磴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虞美人沃丹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自跋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紙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題畫冊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遊。畫此以志昔者。

子久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如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論畫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

春煙圖

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旣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戊申春。予渡錢塘。遊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天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年。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

題石谷畫

不落畦逕。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剗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絃。和以太羹。憩於閭風之上。泳于浣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已。

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冊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籍。不爲先匠所拘。而遊於法度之外矣。

又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樛本。如覩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眇焉。靡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雅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澤神風。陶鑄性器。

題石谷雪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題畫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沈厚鬱密。惟作杉松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仇實父

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綜兩家。遂足超仇含超。度越流輩。

趙大年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唐解元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暈。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

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范華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蕩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尚書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邨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巨然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焉。師長舍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自題仿江貫道本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自題雪圖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

又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撫關左本

白石翁家藏關全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負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

高尚書

高彥敬雲山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昔倪元鎮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爲元鎮所許。況時流哉。

趙松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